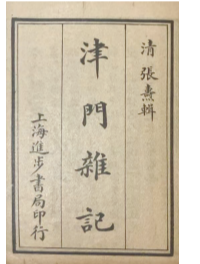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津上丛话

津派文化的文学表达(六)
旧籍里的天津气质

石玉



清代画家朱祝初到天津时,深为这座城市的魅力所折服,作诗云:“踏立交流入海平,丁沽物久闻名。京南花月无双地,蓟北繁华第一城。柳外楼台明雨后,水边鱼蟹逐潮轻。分明小幅吴江画,我欲移家过此生。”

天津城市气质的独特性既在物华,更在人文,此于旧籍中略可窥见。成书于光绪年间的《津门杂记》对当时的天津民风有精辟概括:“天津无沃壤腴田,民多以贾趋利,人杂五方,俗尚奢华,礼教日兴,科第接踵。富者多好倡为善义行,其贫者就死不悔,勇于赴难而不屈,习使然也。”

明代天津卫人汪来,为嘉靖年间进士,其《天津整飭使毛公德政碑》一文记载了天津最初的城市风貌:“盖天津近东海,故荒石芦荻处,永乐初始辟而居之,杂以闽、广、吴、楚、齐、梁之民,风俗不居统一,心性少淳朴,官不读书,皆武流。且万灶沿河而居,日以戈矛弓矢为事,兵马倥偬之际而欲其和辑小民,不亦难乎。”

清代天津卫人汪来,为嘉靖年间进士,其《天津整飭使毛公德政碑》一文记载了天津最初的城市风貌:“盖天津近东海,故荒石芦荻处,永乐初始辟而居之,杂以闽、广、吴、楚、齐、梁之民,风俗不居统一,心性少淳朴,官不读书,皆武流。且万灶沿河而居,日以戈矛弓矢为事,兵马倥偬之际而欲其和辑小民,不亦难乎。”

清康熙年间,随着全国盐政中心转移,大量盐商和盐业工人涌入,天津的文化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,地方文人群体日趋稳定,为城市风貌注入了新的人文内涵。张霖作为清代初期天津地区最有实力的盐商之一,被参劾落职后,在天津构筑遂闲堂,延请名士,结社吟唱,时人认为可以比肩历史上有名的“月泉吟社”“玉山草堂”,天津的文化氛围亦为之大变。

其后随武者有查氏水西庄,当时津门“生计充裕,人情茂美,以风雅为重。一时通人宿儒、名士高流之来游者,争为延焉,投辖赠鞭,殆无虚日”。数十年后,水西庄风流亦已消散,道光年间天津诗人梅成栋于水西庄旧地结梅花诗社,“主持坛坫,扬风扞雅,挽一时之风气,传三津之美谈”。

王十朋在《夔州论马纲议》中痛陈:我上任来到三峡一带,当地居民十分贫穷,面带菜色,衣不蔽体。马纲所需造船费、船工工钱和口粮钱,马饲料款等,每年需十五六万贯,而夔州赋年收不到二十万贯,上缴国税和开支官兵俸禄等,基本持平,哪有多余的钱承担“马纲”费用?必定取之于民,夔州百姓这么贫穷,又怎么再拿得出来?况且瞿塘峡、滟滪堆非常凶险,三峡中又有二十多个恶滩,水流湍急,泡漩翻滚,军马从没见过这阵势,必定受惊,致使运输船只翻覆。再有,马纲全年累计需船工一万八千工,夔州在册船工却不到四百。

宋乾道二年(1166)十二月初八,朝廷终于下诏:废止长江水路马纲,恢复陆路运马。同时,还下令减免受难各州的赋税。此番“三论马纲”,是我要说的宋朝另一匹“马”——“父母官”王十朋力谏朝廷,可称为民请命的“爱民马”。

副劫后余生的样子,委委屈屈地站在那儿,遍体鳞伤,筋断骨折的感觉,很不好看。转过年来4月,我惊讶地发现它竟然苍苍答答地长出了5个花苞!小小的,黄绿色,像个小辣椒。我简直不能相信!每天都要看上好几回,直到有一天上午,我看到一个花苞率先绽开了,淡黄色的6个花瓣,温柔并且坚定地伸向不同的方向,如同传统中国画里仕女随风飘起的裙角。朋友告诉我,石斛花可以用来炒鸡蛋吃,清香。这5朵花我可舍不得摘下来下油锅啊——我漫不经心,它不离不弃,甚至还开花给我看,怎么忍心吃掉呢?

小盼菩提就更有趣了。初到我家的时候,它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样子。枝条疏朗,体态娇小,配着青瓷的小盆立于案头,人间烟火似乎离它有十万八千里。不知道是不是格外喜欢我家的原因,这家伙半年下来,已经像暴食症患者一样把自己“吃胖”了。小小的青瓷盆完全容纳不下了,给换了一个硕大的白陶盆,它便撒了欢一样地长高长壮。我妈说,刚来的时候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妙玉,现在么,像傻大姐。怎么能嫌弃我们粗粗笨笨的样子呢?我们朴实啊!秋天的时候,每一片叶子下方都长出了一颗圆圆的果实,顶端红色,一点点渐变成黄白色,名副其实的果实累累。远远看去,绿叶、黄骨、红黄色的小果子,如同缀满璎珞的宝树。其实小盼菩提学名叫扇叶榕,大概是因为“一叶一菩提”的缘故,被赋予了小盼菩提这个带有几分禅意的名字。朋友手里那棵和我同时养的小盼菩提早已在数月前“魂归西天”了,问我有何养护方法。我想了半天,无非就是通风、晒太阳。

养花种草这事,哪儿有什么妙招啊。不过是浇水施肥通风,喜阳的晒晒,喜阴的别晒……我一直觉得,这些花草在我这儿茁壮成长,应该也是一种双向奔赴——我用心照顾,它们便回报我以花朵,以绿叶,以无限生机。张惠言词里说的“要使花颜四面,和著草心千朵,向我十分妍”,应该就是这种感觉。侍候这些花草,须得细心,更要有耐心,还得有几分看淡得失的超然。今天种下明天也许开花是不可能的,要等等,等它命中注定开花季节的到来,也许是春,也许是夏,也许是秋;等一个未知的结果——也许花团锦簇,也许并无花开。但无论结果怎样,浇水、施肥、剪枝……这些劳作是不能省略的。忽然就理解了叶嘉莹先生在解读张惠言的五首《水调歌头》时说的一段话:“你自己种出来的,你有你的生命,你有你的春天,你就自己完成了。自我完成不是说你要成什么名、成什么家、有什么功劳、有什么事业,是你自己完成了你自己……不管是种花种草,是种你自己的心田。”

是这样的。“何必兰与菊,生意总欣然。”草木不语,看着它们,便会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,会在日复一日的“相看两不厌”中,把彼此的生命感知融在一起。“晓来风,夜来雨,晚来烟”,这些都不重要,只管去善待,只管去生长。因为我们要种的是花花草草,是心里的一方天地,是“无数心花发桃李”的一整个灿烂的春天。

一推,秧苗便歪歪扭扭地倒,又倔强地直起腰,活像刚学步的娃,被风逗得跌跌撞撞,却偏要往前冲。我站在坡顶上。风从背后环过来,把我的衣角吹得飞扬起来。眼前的绿不再是整块的画,是被风撕碎的诗行:山的绿是粗笔,溪的绿是细线,竹的绿是狂草,秧的绿是小楷。每一笔都带着风的体温,每一画都沾着春霖的汗。

风累了。它蹲在山脚的桃树下歇脚,花瓣落了一肩。桃花仰着头笑,粉的瓣儿沾着绿的屑,像撒了把碎翡翠。风忽然起身,把这抹粉也“揉”进绿里。于是,桃枝上的绿更亮了,像谁偷偷抹了层蜜。暮色漫上来时,风还在忙。它把最后一缕绿塞进鸟窝,裹在雏鸟的绒毛里,把碎绿扫进石缝,等明早的蚂蚁搬去筑巢。山静了,溪慢了,只有风还贴着地面游,把散落的绿粒归拢,像收摊时清点清颗颗的孩子。

风揉碎了一川绿。这风,原是春的巧手。它不种绿,不栽绿,只把冬的硬壳揉碎,让绿自己从土里、石缝里、枝丫间钻出来。那些被揉碎的绿,飘着、落着、长着,便成了川,成了海,成了天地间最软的呼吸。我深吸一口气。风里的绿,有草的腥,有花的甜,有泥土的暖。原来春的故事,从来不是写出来的,是风揉出来的。

满庭芳

宋 陶灵
芳依相绝矣……
我有桐马手自提,头反轩昂腹肋低。
背如覆瓦去角主,以我两足为四蹄。
牟踊滑汰如兔鹭,纤纤束藻亦可贻。
……
一首《秧马歌》,不仅是对一件农具的深情记录,更是一位士大夫对民间疾苦的悲悯与关怀。

崇山峻岭之间,山道崎岖,路途遥远,马匹蹄铁严重磨损,又因长时间处于饥渴劳顿状态,运输途中军马死亡率居高不下。宋孝宗乾道元年(1165),四川宣抚使吴玠提出一个解决方案:军马运输由陆路改走长江水道。每五十匹马编为一纲,分载特造的木船上,每船配备三十余名熟练船工,分别从广元(利州)、合川(合州)出发,顺嘉陵江进入长江后东下。朝廷成批运送大宗物资称“纲运”,按品种分为“盐纲”“茶纲”“木纲”“花石纲”等。军马运输便称之为“马纲”。



在和它抱怨:“太挤啦!”等着,等我有空去买个大盆,给你搬家!把这些绿植照顾一遍,小半天过去了。我端着茶站在阳光下看着它们,像看着一群孩子。笑意,不知不觉地就漫上了嘴角。喜欢摆弄花花草草。平凡如我,养的花草也都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。它们的来历各不相同,有的比如穿心莲,朋友养了我看着喜欢,掰下来几根,自己“生”一盆。鸭掌木和金钱树都是这么来的。把它们从“母体”上掰下来泡到水里的时候,我并不确定能不能生根。鸭掌木第一根白色的根须冒出来的时候,我甚至搞不清这是发霉了还是生根了。金钱树更有趣,泡了两个月,叶柄基部长出了小土豆似的球球。据说这是球茎,用来储存水分和养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有根须在“小土豆”旁边冒了出来。种到土里后长得很好,刚好有朋友搬入新居,便送了过去。好几年了,现在已经是一大盆了。

还有花草是接管的“弃婴”,比如那盆榕树。七八年前吧,我在楼道里看见了它,一尺来高,已经从土里被刨了出来,蔫头耷脑地被扔在角落里。我捡了回来,修了修根,找了个盆给种上了。也没怎么精心去管,撒一把缓释肥,隔一个月来水松土,三五天浇点水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“弃婴”变成了有人管的孩子,这棵榕树报恩一样地使劲儿长。3个月以后,它已经是像模像样的一棵树了,叶子油亮,枝干有力,长出了很多新的枝条。已经换了四次盆了,每隔一段时间,我就给它“剃头”,一次剪下来的枝叶也能水培生根。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剪,它还是长成了身高一米三、主干有我拳头粗的“壮汉”。

小盼菩提和铁皮石斛是以“实验品”的身份来到我家的。有朋友说养不好,让我养个试试。说实话,我是没把握的。特别是铁皮石斛,这东西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,不能太阴也不能太晒,在干燥的北方,它是出了名的“不好养”。我是按照说明书给种上的,碎木屑浸水代替土壤上盆,保证通风透气。很快,夏天来了,我把它放在东边的飘窗上忘得一干二净。等我想起来的时候,这盆铁皮石斛有一多半已经枯死了,剩下的一多半也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,叶子都焦了。我把枯死的都给“咔嚓”掉了,然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,一两天就给它带着盆泡在水里一回,一泡就是40分钟。它也对我得起,没有继续“死”去,一

宋元丰三年(1080),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(今湖北黄冈),任团练副使。这一职务并无实权,苏轼得以时常外出游历,便有了与“马”的一段缘。初到黄州,苏轼生计困顿。宋元丰四年(1081)二月,俸薪断绝,生活更是难以继。黄州知州徐君猷见状,将城东荒坡上的五十亩地划拨给他,这里曾是旧营废地。苏轼常带着全家老小去耕种,终于吃上了饱饭。因这块城东的坡地,苏轼才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

苏轼非常辛苦,苏东坡曾在诗中感慨:云雾凄迷、春雨蒙蒙,青翠的秧苗整齐,叹妻儿们在泥水中劳作,从早忙到晚。劳作时,腰弯得像篋篋(一种弦乐器),头低得如同鸡啄米,人累得浑身筋骨酸痛。

种桃种李种春风

王爽

得空收拾花草的时候,我得忙上大半天。几盆多肉浇水要用长嘴的浇水壶,长而尖的壶嘴从叶片间隙伸进去,精准地直达根部。耐心地一下一下捏动塑料质地的浇水壶,不能把颗粒土冲走,更不能浇到叶心,那样多肉植物会从中间开始溃烂。浇灌完再查看是否溅到了叶片上,如果有,就用纸巾擦干。不然叶片上的水滴在阳光下会形成“透镜效应”,把叶片灼伤。小盼菩提最近长得很快,得找点什么给它搭个支架了,一时没有合适的,拿几根一次性筷子插进土里,完美!一度显得有些失控的枝叶,捆扎之后变得错落有致。小巧的叶片如同一柄柄绿色的团扇,叶子背面却是金黄色的。阳光斜射过来的时候,绿色里间或闪着金色的光影,十分动人。

穿心莲长疯了,八爪鱼一般伸着长长的胳膊,绿油油的小叶子很是可爱。下剪子时的确舍不得,但没关系,剪下来的放到水里,要不了一个星期就能长出白白的根须,移到土里,又是一盆。我这盆就是这么来的——看到朋友诊所里这绿得发光的小可爱,忍不住夸赞。朋友便立刻剪了几根枝条给我:“拿去!我相信你能养好!”一年多后,小家伙在我这儿不但生机勃勃,而且子嗣繁盛,分出了一盆又一盆。按中医的说法,苦味入心。穿心莲的叶子含在嘴里便能体会到苦到心的感觉。我一直觉得这种植物的名字很悲情。直到今年春天,它开出了一朵朵紫红得发紫的小花,我顿时明白了它的花语——苦尽甘来。

今天的重头戏是收拾那个蜡封的朱顶红种球。双手捧住,大拇指发力,两只手往相反的方向搓,红色的蜡皮随之破开。种球的球体已有点干瘪了,毕竟,几个月来它生长开花消耗了大量的养分。仔细看看,还好,没有烂的地方。然后一层层剥去皱巴巴的死皮,直到一个鲜灵灵的洋葱一样的白胖子出现在眼前。一小袋多菌灵,加水稀释后放入种球,泡15分钟。拿出来晾干。再找来一个透气的陶盆,消毒,加入三分之二疏松透气排水性好的土,掺入一把缓释肥,把种球种好浇水。这样,下一个冬天它就能开出硕大美丽的花朵。

一盆土培的绿萝得修剪一下。几瓶水培的绿萝要洗洗根、刷刷瓶子。铁皮石斛要浸一下盆。鸭掌木得再添些土了,肥也得加一些。

越来越高的榕树按说该换盆了,现在的这个小盆在它脚下,就像一双穿小了的鞋。每次给它浇水的时候,它都似乎

一年一度的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就要到了,欣喜之余,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:一颗汗珠摔几瓣?人只要劳动就会出汗,劳动强度越大流汗就越多。或汗流浹背,或大汗淋漓;或“汗滴禾下土”,或“身热汗如泉”。民间有“一颗汗珠摔八瓣”之说,形容劳动之艰辛,颇为生动传神。当然,这只是概略夸张之比喻,汗珠落在地上到底摔几瓣,或许只有用高倍摄影机或显微镜才能分辨清楚。所以说,一颗汗珠摔几瓣,并无一定之数,也不必较真。我们可以换个思路,从劳动的价值来谈谈一颗汗珠摔几瓣这个话题。

创造财富是汗珠的第一瓣,也是最重要的一瓣。创造财富,既有物质财富,又有精神财富。创造,是所有财富的根基。人之为,正在于我们能通过劳动的汗水将

一颗汗珠摔几瓣?

陈鲁民

内心的构想化为现实的财富。在汗水的浇灌下,我们的双手赋予思想理念以具体形态,使目标和计划陆续实现,劳动者便从汗水与创造中体现了自身价值,生产出了人们赖以生存衣食住用,换来了真金白银,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。

勇于创新是汗珠的第二瓣。重复劳动是基础与常态,创造性劳动是升华与突破,人类要进步,社会要发展,就不能墨守成规,原地重复,而要不间断推出新事物,研发新产品,创建新模式。而每一次创新都需要大量的艰苦劳动,流淌无数的汗水。中国高铁的异军突起,5G技术的独步天下,核发电的惊艳世界,电动汽车的一马当先,机器人技术的独领风骚,都是创造性劳动带来的丰硕成果,也都饱含着劳动者的辛勤汗水。

奉献社会是汗珠的第三瓣。我们通过积极劳动,埋头苦干,奉献社会,服务民众,可以让人民的生活更舒适,更幸福。有了奉献社会的高度,就让劳动的意义超越了个人界限,融入更广阔的社会图景。教师躬身讲台,教书育人,点亮无数学子心灵;医生妙手仁心,救死扶伤,守护万家安康;科学家殚精竭虑,奋力攻关,拿下一个个科研课题;清洁工起早贪黑,栉风沐雨,迎接黎明,让城市焕然一新……他们的劳动,早已高于一般谋生手段,成为与他人、与社会连接的情感纽带。这种连接,使劳动的汗水更有意义也更具价值,而当劳动者意识到自己的付出会让他人生活更美好,成就便如泉水般从心底涌出,温暖而持久。

汗珠的第四瓣,劳动是创造人类,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。人类因劳动而进化,随着劳动而进步。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,从蒸汽时代到信息社会,劳动的汗水让人们变得聪慧而敏捷,社会财富日益充盈,劳动的汗水让人们高贵而自尊,齐心协力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。而那些趋逸避劳、害怕吃苦流汗的人,不仅要被人鄙视,还会被社会淘汰。

此外,劳动汗珠里还凝有觉悟、责任、担当、品格……农人舍得流汗,才有五谷丰登,稻麦飘香;工人舍得流汗,才有物质丰富,市场繁荣;干部舍得流汗,才能履职尽责,造福一方;运动员舍得流汗,才能创造佳绩,摘得奖牌。“五一”节快到了,衷心向所有挥汗如雨、辛苦工作的劳动者致敬!

风揉碎了一川绿

王志高

风来了。它不敲窗,不拍门,只轻轻掀开山的衣襟。山醒了。褶皱里的冬眠草籽,被风的指尖尖戳,便拱出针尖大的芽。芽尖蘸着晨露,在一阵风打个战,忽然就舒展成一片叶,嫩得像婴儿的睫毛。风不急不躁。它绕着山脊转圈,把整座山的绿往怀里揉。松针的旧绿,桦树皮的新白,苔藓的绒黄,全被风揉成一团软泥。揉啊揉,揉得松涛低吟,揉得桦枝弯腰,揉得苔藓顺着石缝爬,像给山坡披了件会呼吸的毯子。溪涧醒了。冰壳早碎成星子,沉在潭底。风蹲下来,用掌心托住水流,往两岸推。水便扭着身子跑,撞上青石板,溅起碎玉,绕过老树根,织成银网。风又追上去,把水花吹成雾,雾里浮着新抽的柳条,绿得能掐出水来。竹海最热闹。风踮着脚钻进去,竹梢立刻炸开一片响。千万片竹叶叠在一起,风从缝隙里挤过去,便掀起绿色的浪,高的浪涌向峰顶,低的浪漫进山谷。竹枝被风扯着摇晃,抖落的绿屑飘在空中,落进溪涧当鱼食,落在田埂当肥料。

田垄醒了。去年埋下的稻种,吸饱了雨水,涨成胖娃娃。风掀开覆着的稻草帘,用手掌抚过土块。土块裂开的缝里,钻出寸把长的秧苗,排着队往高里蹿。风再



芳依相绝矣……

我有桐马手自提,头反轩昂腹肋低。
背如覆瓦去角主,以我两足为四蹄。
牟踊滑汰如兔鹭,纤纤束藻亦可贻。
……

一首《秧马歌》,不仅是对一件农具的深情记录,更是一位士大夫对民间疾苦的悲悯与关怀。

“秧马”,此为我所述宋朝的第一匹“马”。

南宋朝廷所需军马,很大一部分来自川秦地区(今四川、陕西一带),翻越巴山、秦岭,运输至临安及江淮各地军营。因穿行于

宋朝的“两匹马”

陶灵

崇山峻岭之间,山道崎岖,路途遥远,马匹蹄铁严重磨损,又因长时间处于饥渴劳顿状态,运输途中军马死亡率居高不下。宋孝宗乾道元年(1165),四川宣抚使吴玠提出一个解决方案:军马运输由陆路改走长江水道。每五十匹马编为一纲,分载特造的木船上,每船配备三十余名熟练船工,分别从广元(利州)、合川(合州)出发,顺嘉陵江进入长江后东下。朝廷成批运送大宗物资称“纲运”,按品种分为“盐纲”“茶纲”“木纲”“花石纲”等。军马运输便称之为“马纲”。